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三

五言絶句

夜坐

客喧隨夜寂無人覺往還愁心淹獨坐桂子落空山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小軒睡起餘閒凭烏皮几白雲自往還相見窻戸裏

牙籤三萬軸插架有餘清一几當軒坐居然擁百

城

今人讀古書不見古人面古人面難窺何況心一

片

鳥啼春晝永明月夜窗妍萬籟于焉寂知君契妙

詮

鑿從水得轉字

尋梅來冰上水與流杯轉不惜杯行遲秪恐花如

霰

題梅花塢老圃壁上

壯歲飛蓬過浮名春夢空惟餘看花興還與少年同

刻竹

婆娑竹數竿檀欒足容與颯然微風生蹔忘人間暑

杜日章烟篤園八詠

虛白居

以我夢寐勤不逢古人面惟應虛白心千載暫相見

研沼

曙光散疎簾墨氣浸淨几消消研滴中似有蛟龍起

筮室

耆牀盡日閑高卧古城曲難將擾擾心一就君平卜

、筆格峯

疊石爲假山雲氣亦裊裊三峯互低昂髣髴見蓬島

茶寮

滯緒棼難理靈芽味自長殷勤就君語一酌得清涼

雨花窗

鵲爐相對焚松麈君自捉閒窗語不鬭晴空萬花落

鵞闌

沙月上猶淺城雲晚漸多黃庭書欲就有客換籠鵞

圖書舫

日暖長隄綠楡谿水接天朝朝載書畫疑是米家船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四

六言絶句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

千樹萬樹雲嵐舍北舍南烟景高陽有客晨過小徑無人晝瞑

啼鶯寂寂深樹乳燕喃喃短檐清言向慙荀粲濁酒況對陶潛

竹塢松關自在梵鶴孤雲等閒門外青山正好雨中白足將還

舟橫遠浦斷岸鴈度長汀晚霞欲采蘋花相贈澄江冉冉天涯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山下幾家茅屋村中千樹梅花藉草持壺燕坐隔林獻石煎茶

薝蔔林東短墻曾開寶地齊梁初春老樹花發深澗無人水香

落落半橫參月溶溶盡洗鉛華盈盈湘浦解佩脉脉蘿村浣紗

西湖夢斷人寂東閣粧殘月斜襟解徵聞薌澤鈿
昏半卸檀霞
一枝初出巖阿看盡千林未多天女知空結習散
花不礙維摩
二十四番風信四百八寺樓臺何似草堂梅燕同
人先探春回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五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白雪朱絲調最悲人間能得幾鍾期于今草閣遙相憶江漢風流自一時

弦歌聲斷鳥空喧舊事凄涼不可論客散小園花自落蕭蕭風雨近黃昏

風雨蕭條五月寒吳綾夜擁坐燈殘長江一別知音盡此地何人意氣看

寄潘朝言二首

長風五月下江船愛爾新詩錦字傳今日文園秋草裏相如賦就好誰憐

垂楊裊娜可憐生猶記長干綰別情落日半江風雨合蕭蕭一騎下孤城

海棠二首

童子蠻雲晚自移繁花猶帶水邊枝莫言貧病渾蕭索添得紅芳照酒卮

一自星槎海上通幾株零亂委東風　空山棄置緣

誰妒不學蕭蓟入漢宫

送别

青天無盡水潺湲兩岸鴻聲慘客顔年少不知離
恨苦醉乗風雨下三山

為陳子野作三首

五栁青青醉裏春雙眉長向鏡中新知君亦有閑
情賦無那腰肢解惱人　五栁亭

莫道先生懶是眞酒杯聊自㧞風塵青雲未必無
知巳白眼那堪對世人　懶眞齋

老去探春醉幾回幔亭遥寄白雲隈謝公已去風流在重見當年翠黛來幔亭

別克明

一見風期晴自親相看落日又離羣滄江亦有無窮意祇恐梅花難寄君

宮詞

幾樹桃花露井紅夜闌無語立東風君王漫自思傾國却把題評屬畫工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飛花淡蕩燕呢喃千里蘼蕪綠正酣自是傳經風格在又攜絲竹過滇南

共指昆明舊使君翩翩繡斧出天門重遊多少風雲色莫道炎荒不是恩

洱海繁華春更濃點蒼山色萬芙蓉何人日御軺車出坐斷西南第一峰

搖落相看十二年白頭心賞共悠然論文自愛懷中璧說法眞成火裏蓮

獨抱瑤琴閱歲華高山流水漫相夸憑誰更覓鍾

期耳風雨空山老伯牙

考溪四首爲翟駕部賦

春到黃梅萬樹紅春流曲曲盡朝東谿頭膺有胡
麻飯疑是神仙古洞中
望望清川帶薄長無人溪館晝生涼日高槐影侵
衣桁風靜松花落筆牀
丹楓幾樹隱漁磯節近重陽蟹半肥一臥斜川知
歲久陶潛曾是黑頭歸
四望同雲人影絕千章落木鴈聲沈釣竿欲卷蓑

衣雪門外寒潭深又深

詠上苑桃花二首

無數穠花禁苑西啼鶯寂寂樹高低東風開落無人見驚怪仙源路易迷

幾樹夭桃隔苑墻不緣春日鬪紅芳從教結子三千歲擬向瑤池獻玉皇

讀史四首

一自冥鴻濟北歸報韓安漢總忘機可憐辟穀窮山日猶爲儲皇定是非

彤弧白羽照青春走馬龍堆不動塵邊將功多君莫問霍家兄弟衛家親

蛾眉雲鬢善入時工紫鳳簫聲雜晚風一夢吳王應莫寵花枝平壓館娃宮

封書幾上恨多違肉食能忘國事非兒女不知人意遠夜深唯憶泣牛衣

湧泉庵得南字

春來遊興滿江南佛窟僧廬取次探雨𩆜風狂渾不厭一樽相對湧泉庵

送馮正子還四明

長風吹送錦衣歸一日登臨願不違我亦題詩君試問藕花烟艇六橋西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燕市悲歌舊酒徒幾年蹤跡滯皇都何人爲理將歸曲一夜愁心徧五湖

草如衣帶柳如腰春到西湖景色饒愛爾年時歸去好放舟頻過望山橋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朝奉天書意氣雄卽看談笑淨蠻戎歸來更畫麒麟閣君是中興第一功

匕首魚文粲雪花鳴珂寶馬出龍沙匈奴未滅恩難報不擬回頭却望家

海馬長嘶寶劒雙邊人猶自說劉江滄波夜斂鯨鯢伏火照和門又受降

從征飛將佩弓刀草檄門生自彩豪　聖主好文兼好武逢時莫比漢皇朝

葵花

絕壑青溪一徑深戎葵豔豔夕陽沈雲低霧濕無人見寂寞空銜捧日心

口號

陶令五男能共隱彥升三子不聊貧可憐百尺樓居者亦作求田問舍人

羅震谷七十贈二絕句

方平龍駕自蓬萊子晉吹笙鶴背廻誰謂海東桃未熟恰當七十度花開

隱之賣藥華陰道會望爲園顧渚中城市林泉無

約束了知身世亦墻東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少小擲書尚宛然白頭相對臥蒼烟大千沙界無

窮壽先占秋光七十年

賴有殘雲爲發機謝墩高處杖藜歸眼前一片瀉

山色總是晴嵐與夕暉

錢舜舉深宮戲嬰圖

水晶簾隱繡匡牀葉葉芭蕉逗晚涼手撫龍雛成

一笑不知淸蹕幸昭陽

講師極公之蛾眉

兩度簾前賜紫衣談邊玉屑倍光輝　皇恩已許無拘繫一任凌空錫杖飛

深山六月停飛雪惟有蛾眉古道場不是朗公行脚後幾人心地得清凉

劉承烈先師晚歲傳衣弟子也頃同志葺師祠甫成而君至相與論道其中數日别去贈詩四章

爲築新堂一妥神先師遺跡未應瘵傷心千里扁

舟至同是山陽笛裏人
濯之江漢暴秋陽老我師門愧望洋何事曾參能
一唯機鋒偏屬少年塲
四載歸來坐欲枯憑君何處覓真吾風簾忽引茶
香到一片氷心在玉壺
觸眼梅花歸與新流光偏感旅遊身一樽縱是逢
深雪猶及江南二月春
子真寫菊爲其世父九十壽邀余題二絶句
露下丰茸其婉吟秋光八十九回深風流可是輸

張翰滿目寒英如散金

廣除霜色夜飛廻碎影浮香落酒杯自是竹林風
味在一樽還待阿咸來

蒼崖圖

千尺蒼崖倚白雲畫圖猶得挹餘芬可憐滿耳陽
春曲都向鄰家笛裏聞

題許鎮江山水小幅

幾度來登多景樓玅高臺上豁吟眸長江如練山
如畫爭看仙人紫綺裘

羣峰江上帶斜暉林木深深鎖翠微問俗不須乘
五馬喧喧簫鼓畫船歸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曾燕瑤臺十二峰酒狂謫下蕋珠宫紫霄不厭重
來晚便拍洪崖駕彩虹
昨夜曾過玉女家滿身環佩帶烟霞歸時更按遊
仙曲醉踏層峰弄月華
唱徹天雞日漸高人間生事細如毛深山忽現金
銀闕知是仙班散早朝

嵾山渺渺接天壇雲影松聲滿路寒欲問高人行道處花深時聽一鍾殘

古殿陰森山木春月明分踏玉階塵好同簷下焚香坐閉看人間夢裏身

一自尋真入紫微醮壇風冷碧桃稀冶城亦是仙靈窟鸞鶴冥冥更不歸

劉生

縱博漫言能結客報讎誰復肯忘家驚看太史傳書至君是當年古押衙

談笑東夷指掌餘腥風瀚海泣前魚長纓未繫名王頸腸斷和戎五利書

幾見沙場殺氣高歸來戰血涴征袍十年破篋平戎策自掩衡門看寶刀

題査養晦真二首

虛名世上一錢輕八極神遊見化城笠底數莖新白髮不隨春草鬬輸嬴

行蹤不與世相關散聖婆娑水石間忘却天瓢待霖雨一龕香火梵王山

題陳石亭内翰山水

斷橋流水樹離離雲滿青山風滿池猶憶玉堂揮彩筆亂峯殘日雨來時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六

詩餘

百字令 戴竹塘壽館甥李汝節索賦

采江江上謫仙踪景物依然清絕雪片梅花茅屋底老子風流元別勾管烟霞平章泉石贏得頭先白壽筵開處不知今夕何夕　莫惜歌板舞裙試教騎鶴去約樽前月我為山翁拈彩筆一掃龍蛇千疊氷則添清玉還增潤共賞椒花冽從今仍記一年一歌新闋

虞美人 壽王守原母

牡丹三月開時候瑞靄芬清晝玉釵寶鈿耀人明問取誰家此夕宴長生 休誇王母蟠桃醉原是君家事飛瓊不必鼓靈簧添箇仙郎來舉萬年觴

水龍吟 徐松山七十

繞山多少蒼松與君似個忘形友閒庭千樹長見青青如舊翠聳層霄濤翻巨海幾番回首到年年此際葵花席上爲君祝如松茂 金印不須如斗看斑衣舞破清晝依然再見徐卿二子鳳馳麟逐

世事紛紛我評富貴不如杯酒待從君小飲八千餘歲共莊椿壽

點絳唇壽前人

軒冕文章肯教換却樽前醉脚根如繫不到長安市　若問生涯笑指山深處雲鋪翠虬龍滿地有箇松千樹

滿江紅送李韶州

荳色茫茫一杯送天涯行客還自惜尅遭冷落豈堪輕別舉目狼烟迷四野東南民力今方竭笑賈

生把腕吐狂言如椽筆　蒼生淚吾空滴芻蕘語君須識看買牛賣劒坐消鋒鏑白粤溪邊千疊浪清涼山上三更月歎等閒萬里路漫漫長相憶

江神子贈別

西風吹袂弄新晴月籠明小梅横席上孤琴又作斷腸聲人去靑山衰草裏憑誰共遶花行　强拈綵筆賦離情憶平生到深深更欲寫年來意思苦難成但把深杯留客醉知何日笑談傾

無俗念丙寅中秋作

塵世勞勞能幾許問甚誰優誰劣夔龍曾史溴張

皇等是肖翹生滅蠻觸交爭蟭螟共鬭石火驚消

歇何事橫波黑海無端輕涉　曾如四望山頭三

江磯口同賞中秋月十二樓臺三千蓬島來往神

仙宮闕讀罷靈文吸乾金醴兩腋清風發此樂無

窮記取向人休說

滿江紅戊辰五日

滿眼繁華纔瞬息菖蒲泛綠彈短鋏青蛇三尺伴

人幽獨名酒欲圖今夕醉不堪重把離騷讀歎風

流千里阻闊山人如玉　將嬌嬌飛鴻鴇還寂寂
羣麋鹿苦遭他鄧禹笑人難足人去孤雲無定在
愁來萬縷長相續最無端明月倚黃昏闌干曲

水調歌頭薛鑑泉六十

萬事成一笑不用苦思量君看此世幾許事業令
人忙富貴倘來何物一似兒童鬬草無處好爭強
輸郤薛老子白首任徜徉　獅山畔泉如鑑酒爲
鄉好約舞裙歌扇日夜對瀟湘五十九年皆夢何
似醉眠風月吟弄少年場人生行樂耳記取鬢毛

苔

菩薩蠻

錦書曾寄相思恨書中說著來期近紅藕幾迴開扁舟猶未來　欄杆凝望處一帶山無數可是不禁愁西風桂子秋

朝中措朱怡松七十

亭亭幾樹戰西風若個與君同瘦骨逢秋更爽蒼顏帶雨尤雄　青青不老待千枝萬葉要看摩空我摘松花爲壽一杯笑倚虬龍

又夏令人七十

幾枝丹桂豔秋風還憶昔年中宴罷鹿鳴歸去麻姑席上初逢　回頭五載一杯芳酒又拜仙容但願一杯一歲從今數到千鍾

念奴嬌詠蟹次東坡韻

新秋雨足喜今年又見水鄉風物憶昔甕頭人不見一笑猛驚鄰壁滿殼堆金雙螯劈玉味勝經霜雪鐏前檢點海李君是魁傑　還想口内雌黃胸中甲胄空有雄心發吳越兵戈八指顧問眼見橫行

俱滅何事龜蒙區區作忘校量爭毫髮世情如夢
持杯且問明月

滿江紅 壽高西野翁八十

華髮翩翩怪長見兩眉陰德那又是飛來鳳詔玉
皇金闕曾記幾家炊火斷賴君扶起千人力更詩
書萬卷有佳兒如椽筆 燕山竇靈椿發會稽謝
蘭芽茁且一觴一詠野城西側已拚含飴弄孫子
更憑戲語嘲風月任人生七十古來稀如金石

菩薩蠻

梅花坐對天如水月明千里人千里莫上最高樓長江生別愁　百年今夕會且共罇前醉明日又離歌天涯奈爾何

念奴嬌巳巳中秋

水晶宮殿儘深沉幾見陰晴圓缺何似今宵來海上一片團圞皎潔吸盡瓊漿攀餞玉樹況是寰中桀徘徊眺望滿懷相對清徹　爲想此夕从來幾人吟賞轉首都消滅過眼蚊虻那足問誰箇肝腸如鐵我欲乘槎扶搖天上遊與方翛絕倚闌長嘯

一聲吹斷橫笛

水龍吟壽徐荆堂

世傳荆樹風流到今誰是田家叟徐卿堂畔紛紛又見紫雲如繡幾許清風四時和氣藹然春晝笑別園桃李東塗西抹不如意常八九　爭似堂中老子壽筵開兩行歌袖人間得意千紅萬紫總歸烏有我見孤芳亭亭如蓋滿庭依舊把花枝笑問此身長健莫須辭酒

水調歌頭友人四十

我歌君莫起一語試相開造化小兒無定何事苦裝懷三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盤狹路如夢覺春雷政恐不免耳消息遥遥人來　舞裙邊歌扇底暫傳杯有日還乘駟馬負弩故鄉回且把詩壇高築況是酒兵長俊春半好登臺我懶尚能賦風月恣追陪

臨江仙薑雙槐六十

手種門前雙樹子猛然千尺蒼蒼綠陰深處幾相羊追涼方竹簟看月小胡牀　要摘天星三四點

靈沓直犯微茫綺羅叢裏笑聲長更從今日醉三萬六千場

百字令吴封君六十

玉兔青芝雙白鹿誰獻壽筵珍物一簇溫柔香陣卷撩亂笙歌四壁仙吏持觴黃花插鬢雅調裁春雪高雲錦席坐中多少英傑　最憐龍馬精神風雲意氣猶向樽前發銀箭無聲更漏永紅燭萬行明滅世事雞蟲從教來去莫負星星髮腰纏跨鶴揚州且醉烟月

沁園春汪次嶽夫婦偕壽時于孝廉以詿誤聽勘

伉儷同心我思古人其誰似卿有秦望朱公攜孥采藥斜川陶氏妻饁夫耕練水蘿山藏名訪道等是嶔崎歷落人筵開處放壽星光采雙照門庭兒曹夜雨青燈曾閱盡千秋幾廢興笠屠龍妙手終教落落如蠅讒口空自營營擊豕烹鮮高吟長嘯衝破愁城仗酒兵需時耳看眼前棊局未定輸贏

蝶戀花題萱石長春圖壽趙恭人

堂北深叢枝裊裊暈粉揉紅貌得宜男草更有長春花最好嫣然不怕春歸早　花際隗俄山石峭特地青葱點綴蓬萊島秀骨蒼顏能自保千秋欲共人難老

滿江紅丘節母五十五歲

五十五年道容色于今益少曾坐閱幾番霜露幾番昏曉凛凛共姜千載誓明明孟母三遷教喜初筵穀日景風來梅開早　家正在紅雲島客爭獻

如瓜棗望層霄婺女一星高照日後定知長富貴
胸中不着閒煩惱任悠悠滄海更揚塵人難老

百字令宗侯魯瞻兄弟賜名賦贈吳徐兄弟皆國初御

賜名

金昆玉友看龍種自與清門殊別幾載天潢分派
後占斷舊京春色青祖身遙丹霄望切未覺恩波
隔一封朝奏嘉名肇錫金闕　曾憶吳有良禎徐
更糧壽盛事人傳說何况雙雙標玉牒題處自天
猶濕驛騎星馳簪纓輻凑莫放杯行歇燭花紅墜

滿堂爭賀今夕

沁園春題吳生一枝庵吳善詩畫

手葺茅庵小小何妨疎寮短屛任南山射虎封侯心在遼東化鶴練藥功成自愛鷦鷯一枝長足不學蝸牛戴屋行林深處對蒼松雪嶺白鳥烟汀傷人抵死經營似棟盡寒蘆宿又驚看須彌芥子同爲世界枋榆九萬未問前程譬爲滄洲襟題漢上等是風瓢過耳情頻舒嘯歎古今達者惟有莊生

水調歌頭贈姜鍊師

冶城堪極目非霧亦非烟飲中長嘯欲騎赤鯉上青天稍進金盤麟脯指點嶺雲江樹遼鶴幾時還何處參真訣雙頰老猶丹　訊神仙殷七七許閒閒黃粱未熟相逢都在夢魂間豈意囂塵濁世郎是三山蓬海覺寤總非難石髓君休覓一笑出槐安

蝶戀花

春到園林知幾許昨夜疎疎過却催花雨白鶴蒼

松饒意緒徘徊如勸金杯醑　五老翩翩皆勝侶
三素雲中時約朝眞去要與龍江春作主千秋常
向層樓住

賀新郎李葛陽六十

倦整摩空翼早歸來婆娑松菊按行泉石落落元
龍湖海氣突起高樓百尺長臥對葛陽山色薊北
句傳清夢遠更嘉禾滿地棠陰碧多少事總陳跡

玲瓏牕戶青紅濕怪羣仙翩翩欲下珮環聲急
醉舞半麥鸞鶴影漏泄蟠桃消息將進酒紅牙齊

拍未說蓬萊三萬里看百年且自佳眠食吟弄處有椽筆

百字令贈杜日章都護

輕裘緩帶又東風淡蕩玉關春色一日題書來白下滿目琳琅金璧梨底成詩楯間草檄衮衮烟波出等閒遊戲龍蛇一埽千疊　遙想花月嘉辰揩頭何事對玉泉寒碧肘印從教如斗大未減肝腸似鐵壯志封熊長才倚馬直向燕然勒翩翩露布看君飛奏琛闕

菩薩蠻壽向孺人

誕辰恰是新秋日小堂已有涼颸入髩綠未成絲心閒景自遲　藕花迎露笑淺水飛螢照莫惜緩持觴斑斕舞袖長

賀新郎劉近野八十

南國秋容斂乍涼生垂楊院落拒霜池館冉冉嘉辰將七夕百尺簾顏半卷稱慶處酒瓶勸世路邯鄲堪一笑要稚川編入神仙傳晩天淨壽星現鼎中靈藥曾親鍊又何須五龍岡外百花橋畔一

泒清商皆福地不限水遙山遠看萬里倚空長劍
欲謝時人輕舉手待驂鸞早侍蓬萊宴憑指點海
清淺

南鄉子王少渠五十

春風一夜動梅鬚五十行年樂有餘勝事只憑詩
管領須臾題徧方山與石湖　一曲倒金壺醉後
偏宜翠袖扶戥摘明珠三四顆相呼同看屏風百
子圖

九子英靈自昔傳當時曾墮两飛仙有官不就方
爲貴到老成雙世所賢　瓊液泛實熏然逢春樂
事浩無邊木公金母知何處平占人間五百年
乙巳纔過丙午來後先八十巧安排夫妻穩作栖
鸞伴親友誰非賀燕才　紛綵服豔金杯緩歌慢
舞不須催十年一慶君家事更擬筵開十數廻

壺中天題松苓桂子圖贈朱明府

山圍畫障看寒松迎曉風弄晴翠蔚枝柯長不
改影蔭圖書四壁龜甲屛開蝦鬚簾捲瑤草生秋

色烟消水國歡謠爭擁詩伯　曾見一片生香蟾宮分種都與人間別爲是千家清照裏共道恩如明月口口碑傳黃封詔卷透迤來雲北金樽滿汎華堂且醉今夕

滿庭芳陳孺人七十

玉露橫空晚風蕩爽銀河涼影西流輝輝寶婺一點照南州瀲灧光凝酡面稱壽處月璧燈篝羣仙會金盤麟脯清夜美遨遊　况風流令子才高鳳洛名動龍樓似康衢千里蹀躞驊騮好待朱輜丹

詺明歲裏直下螭頭蟠桃燕紅顏鶴髮幾度醉金
甌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六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七

崇正堂答問

秣陵門人　許吳儒
　　　　　馬逢暘　記

問學須有宗旨人方有下手處先生曰向來論學都無頭腦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

問孔門論仁何以各各不同先生曰孔子所答雖

人人殊然看其題目却只是問仁故克己復禮仁也敬恕仁也訒言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也無處非仁無處不可體仁所以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仁也不知聖人是隨機指點却謂因病而藥雖若無害於理然於本旨有何交涉

問韓子以博愛為仁固是不切宋儒或言公或言生意或言覺鄙意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殆古之遺言還是覺字更親切先生曰此皆測度之言測度無益果能潜心體會久之築着磕着自有

得力處到此便以公名之以愛名之以生意名之
無所不可不然便覺之一字亦是話柄
先生曰李漸庵先生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惡
字是憎惡之惡人苟志仁見有不類者將哀憐濟
度之不暇何憎惡之有當時耿先生甚賞其言
先生曰學道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求尋明眼人
直下指出便歸本家鄉更有何事耿師語余曰余
學實自仲弟子庸發之予以行人還里中仲弟適
自遠方叅訪歸意充然如有得也余時與彭東峩

刻厲爲學仲弟意不然曰聖賢千經萬典其要語頗不多諸汎汎酬應之言不足究心余訝曰何語爲要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語最要余未信然學道久苦未有入處不能無疑一日晨起就問曰孰爲中弟舉手示之余豁然有省後以語人亦多開悟者

耿師嘗論道義由師友有之人儘將此身心頓放師友中道在此學亦在此矣殷宗伯一日問之曰道本淡然今以交情濃豔爲學可乎師曰人之情

非濃於師友即濃於嗜欲吾欲以此而易彼奚爲
不可五倫惟夫婦之情易溺故聖人下一別字朋
友之情易離故下一文字蓋親仁依仁卽聖門第
一義也
耿師一日至六合縣令率諸生請益令問曰陽明
先生但言良知不言良能得無遺漏否師曰如子
官名知縣不名能縣豈亦有所遺邪蓋此知字未
易承當如一縣窮簷蔀屋之下其艱苦疾痛無不
了然洞晰則其拊循之者萬方自不容已矣若茫

然未知縱幹當一二興利除害事秖爲門面計囘
思朝廷設知縣之意終屬曠官也
徐侍御巡鹽淮南聞王東崖先生先遣人問以克
己復禮之義視其學識如何然後往訪之耿師聞
而笑曰克復之義不離彼此當下如侍御欲訪之
心眞能好賢樂善無一毫勢分之意夾雜其中卽
侍御之克復也如東崖承當家學眞能與人爲善
無一毫解悶之意夾雜其中卽東崖之克復也若
但以言句發明總說得精妙與孔顏之旨何啻千

里

耿師按甘肅回一敝篋自隨經關中董侍御以石經餽師喜而受之至役夫十數人行澇暑中汗淋漓不止師覩之惻然曰節用而愛人非經中語邪吾寶此厲民殆買櫝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多士就問欲窮經當何先師曰充此一念不蔽不渝是乎之窮經已

耿師嘗言安成劉陽者未第時從遊於陽明先生踰時辭歸先生方鞫盜畢諭之曰桶賊決大猾賊

魁也聚衆至數千訊其所以得衆者對曰平生遇
魁桀人不肯放過萬方結託而後已如此三五輩
嗣後不招而衆自集矣昔人云盜有道此類是也
子往矣復來當視所友以驗學劉歸以興起斯道
爲己任得朋最多率爲名御史云
問困知是下民如何可比生知先生曰困是大智
量人知學道至慇苦心求道如西面壁立無一罅
可入窮追至此忽然皆地一下便與生知安行之
人把手同行此豈下民所可辦若雖經此一番困

苦未得徹頭卽自放下此與全然不學者何異故
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字最善摹寫憤悱氣
象憤自啓悱自發心花自開眼從人得
問顏子何以不遷怒先生曰憶丙寅歲與友楊道
南同游九華郡守尹來訪尹性卞急多苛政亦舉
此爲問楊曰尹惟患公之不遷怒也尹驚問楊曰
公只知怒人能遷而怒已則善矣尹聞之默然久
之竟以嚴酷罷
先生曰耿師校士曾有一策問道莫妙於一貫曾

子聞之遂曰唯至論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汝知之乎卻避席不敢當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夫子以知天命自任于臣弟友之庸行乃曰未能也此何以故對者不一余意理須頓悟事則漸修頓悟易漸修難

先生曰漸庵先生言舉直錯諸枉錯非放流迸逐之謂我只於直者舉之一等枉者但置而不用然舉者得人枉亦自化而爲直余謂覩子夏但言舉皐陶伊尹而不及放斥事則先生之言良然

問成人須兼四子之長又文以禮樂大是難事先生曰人各有所長禹稷契皐陶皆大聖人然禹不必兼稷之事契不必兼皐陶之理何況其他聖人言四子之長但有其一能文以禮樂便爲成人禮樂是中和之理令人一有所長便着色相稍有圭角稍有渣滓如何可言禮樂能於此消融得盡不失原來中和之體豈非成人近有節義政事表表在人者却肯虗心求友討論此學余曰此卽文之以禮樂也聞者不解余曰此人何等品格乃不自

以為足孳孳好學尋常滿盈乖逆之意一旦消釋殆盡非禮樂而何嘉靖末余一姻家抽分蕪湖先是榷使涂指者多此君尅意洗刷夙敝一清差回詣余述其清節自以為無前且曰即公等講學亦豈能有加余曰君之清誠不能復加然講學者居之又自不同渠曰何處不同余曰講學者知吏不受賕是尋常事安得夸詡乃爾其人慙謝而去

問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如何為化先生曰此化字說得極好

胷中情識意見一毫消融未盡不可言化昔李宏甫曾問羅先生於余曰渠胷中已得乾淨否乾淨卽是化吾輩未易到此須從知非始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知其爲疵卽是滌除若以爲玄覽此物方耿耿於中如何能化曹溪云人能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問既是玄覽如何又要滌除先生曰此中勿論有得無得雖深造之人若自以爲是無不是病雖積愆之人若自以爲非無不是道故曰惟其病病是

以不病

問顔濱以曹溪不思善不思惡之語論未發之中未審同否先生曰子虚心體驗當自得之不必於門面上爭閒氣向年傅順所與王麟洲見過傅言佛語多疵人何故惑之余問公於何處見得曰如不思善不思惡是也余曰此絶妙語公何得惡之曰惡可不思善亦可不思耶余曰公雖自謂思善其實每日間還是不思善不思惡時多也麟洲擊節起曰得先生一言直指康莊紛紛分別心如縛

得解甚快甚快笑謝而去

人須是識得道是何物學是何事如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都將做天大事看其實無人不中和無時不中和識得時處處是道處處是學不然都無着落處

先儒言纔學便有着力處旣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如學書者必執筆臨池伸紙行墨然後爲學書學匠者必操斧運斤中鉤應繩然後爲學匠如何學道只是口說口說不濟事要須實踐

一友言自少卽慕先輩講學及特地往聽都不說及一道字只是尋常閒話而巳先生曰麤言及細語都歸第一義此尋常閒話無不是道汝自信不及却别尋一理解方有抓壁不知道全解偏解生道喪

問色取仁而行違先生曰知性者舉手動足無非仁義何以取爲有取則有違故曰色取仁而行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也

問知天先生曰中庸一書無非發明此天字首言

天命之謂性中言不可不知天誠者天之道天之所以爲天未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舍此他求便屬用智自私皆成邪道問何謂天先生曰今人謂仁義禮皆人力做出然人人相親便是仁相親中一有賢者自能尊之便是義親賢中不知不覺自有等殺禮卽於此生焉此等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非天而何此處不知一切應酬舉動皆是安排牽强豈修身修道者事哉

問誠爲天道何以有擇善固執之功先生曰擇者

擇此天道執者執此天道非天之外有人道也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正摹寫此天道欲人擇而執之耳蓋人有思與不思不思是善有勉與不勉不勉是善能擇此善守而勿失即為固執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之字皆指此天道而言

問四十五十而無聞是聞道之聞若以名聞言恐非聖人之意先生曰公語良是然此豈易事世有終身力學不得聞道者多矣余弱冠為弟子員時

耿師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如何作用對曰某一
農夫有何作用然至於表正鄉閭則不敢讓師爲
之憮然

問索隱行怪於道因無當若遵道而行已是君子
路上人何以孔子不爲先生曰此等皆是拋家失
業向外邊走的今人但用功夫便落此兩路蓋於
中庸見不真信不及須作幾許玄解幹幾許美事
方算做道不知此中少加穿鑿少增意氣便是隱
怪在不知道者或爲所傾動聖人豈肯爲之又有

有友聲曷從而至哉

問格物先生曰此不可於言句上求之昔呂與叔言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爲格物致知又云求其所以知是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

問談者言怵惕惻隱爲眞心稍遲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心是第二心非眞心如何先生曰孟子言乍見孺子時未暇有內交要譽等心正見人人具足築着便動磕着便轉今人却轉看難了如呼爾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乞人不屑與夫

無受爾汝皆就人易見者提醒之最善指點處今
人多模糊看過了問知皆擴而充之如何先生曰
此心具足最苦人不自知果能自知則見孺子此
心呼爾不受蹴爾不受亦此心無受爾汝亦此心
以至穿衣喫飯舉手動足無非此心即此一念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謂之擴充
問孔孟之辨先生曰昔耿師曾問夏雲峰雲峰云
孔孟之學只是一般若以其詞氣觀之如孔子曰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至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等處便覺不同耿師大以爲然

一友問孔子言一貫陽明先生所云良知只是貫處不是一處先生曰夏雲峰因友人論此問云如何是一處其人曰無聲無臭是也雲峰笑曰子謂良知有聲臭耶座人皆有省

雲峰起田野中却是一挺特丈夫擔荷此學甚力

耿師以督學至閩余資稍近託史惺堂先生委曲
接引之每過余只談舉業久之覺無忤也漸以修
身立政教之無一言畧及於道嘗孟仁偶問朝聞
夕死之說先生詫曰吾曹满身俗骨頭何敢遽言
聞道一時聞者㦬然余至今思之猶爲愧汗
問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如
何先生曰人非自立不能得勝士伐木之詩爲求
友作也必遷於喬木斯友聲可求如止於幽谷即

一等取古人言行挨傷做去亦自以爲道矣不知有道即有違有行即有止如何得不廢惟所謂中庸者無隱可索無怪可行無道可違無學可學着衣喫飯之日用擔柴運水之神通無伎倆無機緘鬼神尚不能窺王老師天魔亦尋不着金剛臍其不見知固宜不求知故無悔

問依乎中庸先生曰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是中庸彼隱怪與違道者亦何曾欠少只是自信不及河外求增所以反失之相傳白樂天作詩欲人易

朓齋一嫗於家詩成輒以問之有不解應時改定

今人學道只以愚夫愚婦爲師足矣

問韓歐皆不喜釋氏排之甚力其所得如何先生曰退之答孟簡書言與大顛往還以其胷中無滞礙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使其果爾何處更有佛法耶福田利益莫大於此乃謂非崇信其法以求利益又入其說而不自知矣永叔尤倔强晚聞富鄭公得法於淨慈本禮之甚恭以爲富非苟下人者不覺心動稍從顒華嚴者問

其說不久遂下世二公於儒理本無所得其闢佛老亦慕孟子之攻楊墨而爲之耳非脚跟點地之人宜無特操乃爾

問佛說與孔孟畢竟有合否先生曰佛言心性與孔孟何異其不同者教也文中子有言佛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古今論佛者惟此爲至當今闢佛者欲盡廢其理佞佛者又兼取其跡總是此中未透脫故耳

先生曰象山先生謂唐虞之際道在皐陶殷周之際道在箕子殆必有說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蓋此心空洞無物即名為道名為極非無偏無黨之外更有王道也宋儒傅子駿云數句自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之言陸少游稱傳博極羣書其語當不妄

先生曰張子韶於性命極透徹其忠孝大節尤踔絕然其幼年是何等志操方處學舍衣衾不備夜

讀書每至達旦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而受之即以與同舍之貧者嘗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功時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功夫安在子部吾輩稱為宗匠然亦嘗如此厲志否

先生曰龜山先生有言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余謂有所好樂有所憂患為不正則知寂然不動之為正東坡作賦云嘗於既醉之方識此心

之正其言可味也

先生曰劉元城先生嘗言學者先理會根本其他末節都閒不知根本後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臥無處不是譬如造酒須下得脚是始得脚是方論美惡下脚不是終不成酒

一友問如何是根本先生曰連日所論皆是須汝自理會始得

先生曰胡安定孝行錄云李化清建業人世以力田聞鄉里宋秕祖平江南化清避地暨陽兄弟多

雜伶人中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動止循禮事父母至孝常持巨竿釣魚供養遭父喪哀毀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栢妻孥至亦不之顧暨陽山多虎夜無行人化清之廬絶焉里人異之制滿還家蹝羈度日教授鄉里從者翕然司馬詹為邑佐覩其卓行為文以志於石此吾鄉行誼士也向嘗請於當塗袝祀杜環等六人於鄉賢徐之當增入

先生曰程門嘗言學先理會聖賢氣象如子貢言夫子温良恭儉讓分明畫出夫子模様今人試思

所得於古聖賢何如而一段粗鄙凌厲已自不堪以夫子之形容反而自照不啻愧死矣

先生曰古稱良士亦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持節槩秪爲傷人害物之資不足貴也莊生言熏然慈仁謂之君子此語亦善形容

友問程門每見靜坐者卽歎其善學故學者須以靜入先生曰謂學以靜入則可然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不可不知魏華存之言宗道者貴無邪棲眞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敎授之匠當

因煩以領無耳因煩以領無一語甚佳不然未必
靜之不爲邪也
問人能戒殺甚善世以爲出於異教必欲擴其說
何也先生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乃爲舊聞所汩遂
失其本心至此可哀也好生惡死物與人同傳言
陳元植惠及禽蟲每食百鳥飛鳴於座隅人不盡
信余園居嘗有鵲墮余前閱其傷於矢也爲手除
之後方寅坐羣鳥數百噪於屋上心異之出視則
一烏亦被矢伏於地意求救於余也噫豈余之不

枝亦有信於異類者耶東坡有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鴟鳶之患人能不殺則自近人其不敢近人者以其人甚於蛇鼠也吾輩當自省

友問學當見其大而已先儒言存養莫多事否先生曰學須有根本根本既得便要存養如種樹者已有生意灌溉之功亦何可廢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已無之獨有理義可以養心耳記曰斯須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則

暴慢之心入之矣鄙詐與暴慢之心入之根本安在

先生曰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顏色近信也容貌遠暴慢也詞氣遠鄙倍也若三者擧無之亦何貴於道呂榮陽公嘗言學者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分於此亦貴賤壽夭所由定也

二友論學所見不同爭辨至面頸爲赤先生曰二

君之言能互相取未必不為益若因以動氣所損多矣二友乃慙服先生歎曰空華妄見定復何言乃不能曠然一洒雹拂氷釋於無何有之地蓋勝心之難消殞如此

先生曰程子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循其言可以入道其實吾人契悟無不由此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古人皆以思為作聖之路其來久矣象山先生言皐陶謨洪範乃傳道之書信哉

先生曰後生小子與之言此理易於透曉以其胷中虗明無物也一等意見之人便隔閡不相入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而然也意見之陷溺比之嗜慾更難洗濯哀哉

先生曰人之四端無不具足只縁不學都錯用却如德業不若人不以爲恥所恥乃在名位受享間豈不顛倒耶先生少時一同學當冠先生約數友與行冠禮其人羞縮先期業自加冠矣衆見之笑而止後與兄弟爭財囚服訟於官先生謂曰昔恥

行冠禮今顧不之恥耶晉紀論風俗之衰在恥尚失所恥尚失所四字甚佳世之失所者不獨羞惡一端也

友人問顏子造詣已深夫子何故以克已告之先生曰象山先生言顏子非如他人之病所克只是些子未釋然處

先生曰人知薛敬軒公之篤行而已然其學以復性為宗非淺淺者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皆名

言也

翁周野出守撫州先生謂曰撫多名賢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皆當表章之以風厲後學康齋雖不若兩先生之透脫其志向力量却甚大當景泰中朝廷遣行人聘之非自石亨始也少省親太學敝衣草屨見者莫知其為司成之子衣食不給躬稼以養視不善如探湯然嘗從楊洗馬學楊甚重之後居保傅累以書貽先生不答也此其自待為何如謂其以亨之一薦為榮眞井蛙之見耳

先生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痿痺者麻木不自覺此病最難療也學全在自覺白沙先生言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

友問論語一書畢竟何語爲要先生曰夫子隨處指示能體會之皆可入道以余觀之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已分明直截與衆人道破但夫子未嘗回避諸子諸子自當面錯過爲可惜耳子路語夫子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雖莊生寓言實與此章可相發

問未發之中既聞教矣發而中節謂之和有功夫否先生曰常人發於情有過無不及故曰中節者節其過也能節則和如喜怒哀樂少過則傷和陰陽寒暑飲食起居失節則傷和父子兄弟宗族妻妾不順則傷和此須善變理之至於變理陰陽以和天下直自此推之耳然非知未發之中者不能也

問妄念難除如何先生曰凡無而爲有曰妄如妄

言妄見妄念皆是知其本無如夢既醒豈更逐夢昔與李漸庵先生嘗論及此李曰諸妄塡胷何得言無余曰公試自覓之李嘿然良久曰及根究之却茫無朕兆何耶因悟曰古云三心了不可得者此也自此心地開明日有勝進故曰思盡還源性相常住其如思之不盡何

問格物之說孰是先生曰石經大學致知在格物之下繼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後繼以物格而後知至則此一段分明是格物之傳不以大學解大學而自為臆說儒者往往如此蓋物有本末即物知所先

後即格物中間言本者凡四舉其所重可知已李善注文選運命論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蒼頡篇爲字說之祖唐時尚存故善得引之恐不必舍此更作他解

先生曰石經大學是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行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至唐定十三經注疏多妄爲改竄令人

不見石經遂以唐為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最穿鑿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頗陂字嘗見明皇老子注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原無求於二字朕所加也蓋其妄每每如此

問中庸鬼神之德先儒以為造化之迹非祭祀之鬼神如何先生曰夫子明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引詩神之格思以證非祭祀之鬼神而何楊用修言朱子引程張語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

神則不可以為精氣游魂其理甚微與中庸異是天下有二鬼神也向　東宮進講同官以爲問余謂只據理敷衍章句之說不必從

先生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苟其言之益我固不以人廢也文子引老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今禮經有此言孔明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儒者率稱之實出淮南子今知爲二子之言未必信從之矣

問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伊川曾以問學者對曰

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聞之曰吾雖未識先生面已識先生心或問之曰心中一毫不可留若有心樂道則有所倚着世味固無足樂道德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也然則何謂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言之故曰不改其樂耳伊川之說得志完而益明文子有云能至於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與此可相發

問忘食忘憂注以未得已得解之是否先生曰昔

人有一喻甚當如弈棊者以必勝爲主即發憤忘食也精神不倦即樂以忘憂也進曰進旦而不能止即不知老之將至也人之治生者亦然滿百望千滿千望萬憂之所在即其樂之所在樂之所在乃其死而後已之所在也故曰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吾輩學道還有此願否不可不猛省

問顏子從之末由何以未達一間先生曰程子謂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着力不得如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進此一步則上下四旁都

無所倚入於空空之境矣蓋泰山絶頂之外有無見之見無得之得此孔顏安身立命處陽明先生之言如此

問象山先生曾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至此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何謂也先生曰江漢濯言極淨秋陽暴言極乾本體乾淨善惡兩空無一毫拖泥帶水故曰皜皜乎不可尚巳蓋意必固我既絶獨存本體兼本體亦是假名非實有所謂本體也此曾子爲夫子傳神語非深造自得者未

易與於此也

問有謂得學之門路復起頻情者意必未得其門耳先生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是門中所有未可自沮但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日用間有少執滯處少窒礙處總是習見之累徐徐滌除之當下了郎當下徹大洲先生言作如是功者種種色色剎剎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轉換之境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謂其粘帶遂難解

脫耶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八

古城答問

新安之會從來已久歲必延耆儒鉅公以主之自甘泉東廓而下至今不絕癸卯劉生時中致李邑侯邵都諫之命走金陵謁吾師澹園先生而請焉時祝師石林先生官留垣力爲慫恿且命不肖棟奉杖屨以從先生乃慨然往新安心儀先生也久至則自薦紳先生以至兒童牧豎四方之人莫不齎集籍計之得二千有奇先生

隨機指示言簡意盡一時聞者咸懽震踴躍以為得未嘗有如旅而歸如寐而覺如調饑而享太牢以此知性之相近而堯舜之皆可爲也先生既歸學者相與各述其所聞稡而成編夫既以挂一漏萬而其存者第亦月之指㲉之迹而已棟之愚以爲不可輙廢也爰稍稍詮次之以示來學噫此詎足以盡先生聊以紀一時從遊之樂云爾

萬曆丙午秋尤日門人高安謝與棟書

癸卯十月九日先生至還古書院禮先師畢時會者千數百人先生曰先師言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人若祇爲飭躬厲行爲鄉里中一善人此在自發肯心而已何以講爲先師所謂講學者大約在知性性未易知須假方便以通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知性之方便法也或言孟子說性善如何先生曰論性之本體善亦無有何有於惡孟子爲戰國時人心馳騖功利喪失其良心特提掇一善字以示之終不如先師性相近習相遠之語

更覺渾然易云繼之者善繼如子之繼父繩繩一脈然因子以見父則可謂子即是父則不可善學者當自得之

先生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解云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此語最佳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亦此意性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濁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濁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先生曰吾人未能知性須默默參求古人云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汪生曰此與何思何慮是一是二先生曰說到同歸一致處更何思慮今日之思正思此同歸一致處耳汪生曰識得同歸一致處思即無思先生曰然

謝生曰先輩言無心之心乃正心也先生曰然觀有所恐懼有所好樂爲不得其正即知無心爲正心

仲晉曰心只在方寸間先生曰此血肉心非眞心也謝生曰渾身皆是心先生曰盈天地間皆心也

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晦翁亦甚喜此
語
程生渾之問克己復禮如何體認先生曰己與禮
難辨盖我所獨者爲己是執己見而不能同人此
非禮之禮也人氏動以天爲禮生於人爲己由中
出者爲禮從外入者爲己果能克己則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入於孔子絕四之域矣
吳生穆從曰先儒言堯舜之心至今在堯舜去今
數千年心在何處先生曰心若不在汝此一問從

何處來程生渾之曰桀紂之心於今亦在否先生曰此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然二君所用皆是他人屋裏事須自識其眞心

吳㝉山年八十餘矣猶孳孳學問自言向訪羅近溪先生適羅他往往從姑山景月求悟轉述張手陽云公胸中話頭太多敲却聰明須盡數傾倒方可受教從其言後羅師指點因得領悟久之以語王龍溪先生王曰汝此一悟亦須忘却今復數年矣不知當作何究竟先生曰將悟與忘一齊放下

吳躍然

先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何等操持何等品格然先師以爲不如求志達道者之難得何也汪生心聖曰前一人只爲一身計若求志者是求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是達萬物一體之道便覺大小不同先生曰然大學原欲明明德於天下求志求此達道達此在一家欲明明德於一家在一國欲明明德於一國在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堯舜之學以得位而行先師則不須名位不須

等待處處皆明明德之地處處皆學所謂賢於堯舜者正在此處

邵賁庭都諫語及精一執中之義先生曰道心無聲臭無覩聞故曰微無偏倚無執着故曰中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動於外而好惡無節斯離乎中而傍繫於境斯時也物侵吾舍而我反爲役動無非物矣動無非我則一動無非物則亂故喜則毗陽怒則毗陰樂則陽流哀則陰損至於喜怒哀樂皆主於物而不由乎我豈不危哉方其惟微

之心涵於擾擾間非精無以擇之精者篩之揚之
陶之汰之如穀之得鑿酥乳之得醍醐礦砂之得
金此之謂精精則二乃成一而中執矣止其所而
物不能移允執之謂也

汪生又問精一先生曰此非講解所能明山谷嘗
言細思日用應務處是精是㸃是一不是一久自
得之

李令君問學者喜言空此佛語耳孔門殆無此先
生曰孔門專言空也大學不正言修身正心之功

但言所以不修不正者敖惰憂患恐懼哀矜忿懥好樂累之也此等情累膠膠擾擾循環不窮吾輩必於一物不立之先着眼令空空洞洞之體了然現前情累棼棼自然無處安脚身不期修而修心不期正而正何等簡易直截李曰吾輩臨民應事却如何先生曰吾心之理種種具足用之不盡只爲從前忿懥好樂等無端遮蔽羣疑滿腹衆累塞胸應事臨民自成顚倒若是此類悉空胸中孝弟慈滚滚流出不待安排皆成妙用傳言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可謂善於曉人矣大氐吾人一片身心之其所則僻不僻則修有所則不正非有所則正如療目疾翳去自明非去翳之外更有乎明之藥也

李文問求放心先生曰如何爲放曰心非操存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謂之放先生曰心是活物如何操得此數語乃先師形容心體之神妙非貴操而賤舍也然則如何爲放曰迷而不覺則爲放如忿懥未生視即見聽即聞食即知味一着於忿

捷此等處皆茫然不知非放而何語云一塵起而
蔀天是大小利害
問白沙先生詩云求心依舊落迷途學要求心如
何是迷先生云此心自在求卽是迷如人忘已之
頭奔走號呼別求首領旁人告以汝頭自在却反
拒而不信豈不可憫古人云飯籮邊餓死漢大河
邊渴死漢又云遍身是飯遍身是水
問佛氏言超生死儒門亦有此理否先生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先師未嘗不言學者自不察耳或云知生死即超生死先生曰知是生死根本然則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能超生死否先生曰百姓不知却要他知汝輩知得却要不知問者有省

鮑生問戒愼恐懼是求性命功夫否先生曰戒愼恐懼即是性命生躍然

鮑又問君子依乎中庸先生曰如嬰兒之未孩生有省

又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從性體而出者爲集

義依名理而行者爲義襲

問養性先生曰毋害性爲養性問養生先生曰毋伐生爲養生嘗讀素問云情計兩忘不爲謀府冥心一觀勝負都捐故心志保安合同於道又云恬惔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此古聖人之遺言知養性養生非二事也

程渾之曰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孔門旋乾轉坤學問先生曰先師言何事於仁言仁不可以事求在此心而已此心之無動搖爲立此心之無窒礙

爲達乃吾人本心如此所謂學者不失其本心而已汪心聖曰中庸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卽是立達然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固者毫無滲漏之謂少有滲漏難以言學先生曰然必精神歸併一路方能達天德

問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義利學者一遇此關多模糊過去先生幸教之先生曰君子於義認得眞切纖毫曲折惟義是趨雖有時迹涉於利而其中純是立人達人心腸無要求無覬覦總以成其爲義

己小人自私自利正與君子相反昔人以善惡問中峯中峯令其自言有以鞭笞怒罵為惡忍而不報為善者有以操刀殺人為惡順受而不動為善者有以淫怒貪得為惡安舒靜默為善者中峯曰此善惡之跡耳若論其實凡起心動念但欲利人皆善也但欲利已皆惡也事或利人雖怒詈擯斥皆善也事止利已雖安舒承順皆惡也義利之辨即此可明余友袁了凡著書嘗推此類具言之最當參看

問知行難易先生曰吾人終日無不是行所欠者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惟其不知將自己一副家珍置之不理却依依然傍人口吻隨人跟脚孟子所謂人役也豈丈夫所爲倘能回光反照瞥地一下乃知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更向何處尋覓昔余與蕭司李極言此理渠遂有省曰正如吾輩鞫獄只難在得情若打板子有何難處時吳念虛在坐笑曰公未知打板子亦此知也衆聞之躍然歎曰先生可

謂打開寶藏盡數與人矣先生曰此寶人人有之中庸說一費字正言終身用不盡終古用不盡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此理現現成成故又謂之誠人能反求如窶人驟還富家一旦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何樂如之蓋此理不離人倫庶物能明而察之則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著不察不免挨傍格式所謂行仁義也彼雖不著不察道亦未嘗離之故曰不可須臾離非不可離不能離耳一友起曰不可離一語親切簡易最宜

體驗此先生三字符也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堯夫詩云天心無改移知天地之心常在自知復矣

張生覺之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昨已論及此須實心體驗不在言說黙坐久之先生曰易言剥復不剥焉能復今人情欲意見牽纏不休何以復性人情易溺者莫如牀笫故言剥牀以足以辨以膚剥之又剥至於剥膚所謂吾喪我也可剥的盡力剥去只到不可剥處眞實自見所謂碩果不

食也

邵都諫言人惟欲念難除先生曰此要知根本昔

滕中丞問顔頭陀如何得欲念消除顔不應再三

問之口如何能勾得除是得道當時余甚喜其言

又問先生曰去欲則不能只有一換法曰賢賢易

色曰欲仁得仁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只將吾欲移

於賢也仁也明明德也何暇及其他昔蘇瓊爲清

河守沙門道研統貲巨萬出息常得守令爲徵然

累見瓊輒不得言而返其徒問之研曰每見府君

徑將我人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以此觀之吾人
立志高遠豈當逐念駁除
黃莘陽少參言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後世所傳
是子貢多聞多見一泒學問非聖學也先生曰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孔子所自言
豈非聖學孔子之博學於文正以爲約禮之地葢
禮至約非博無以通之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後學泛濫支離於身心一無干涉自是
無爲巳之志故耳

查雲洲問日間應用不停當只是學問不得力先生曰公年七十餘爲諸友作主營辦不倦何處不是工夫所以不自信者只是未嘗見巳故耳人以直下㩳塵見巳爲難昔人云能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樽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能見巳者無適而不當

吳生用賓問孟子論養氣此孔子所未言先生曰孟子提出氣之一字最妙聖賢言心言性名目巳

多無奈學者以意見承接都不濟事若氣則一毫情識參雜不得老子言專氣致柔莊子言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應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人能純守此氣便是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問孔子言為己與楊氏為我何別先生曰楊墨皆是學聖人之人未可輕看今觀孔孟為己愛人亦豈能加於楊墨其所以異者只多一取字取者必

有所欲也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
我所固有若以爲重而願欲之則任彼矣無取則
物物皆眞有取則雖眞亦假況大海皆水而取一
漚則一漚之外盡廢矣百體皆我而取一毛則一
毛之外盡廢矣所謂舉一而廢百也然孟子豈徒
與楊墨辨哉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不可取不
取則無畔援之心而心正矣曰五覇假之使人知
道不可假不假則無歆羨之心而心正矣故孟子
有功於聖門

汪生乘之問旣云道不可離又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先生曰我看何莫二字與舊說不同誰人出不由戶誰人不由此道

金生伯祥問大傳言心體何思何慮又言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旣言擬議安得無思慮耶先生曰識得何思何慮之體終日擬議儘不妨

又問吾輩在會時妄念不起離却此會不免復生如何先生曰誰教汝離却古人云以友輔仁如輔車相依離之卽寸步難行西域刹君言友者乃菩

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當
陳生所獻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生曰此
聖賢最學際之言中庸於此特異其詞曰中者天
下之大本也其所重可知已程門自明道至延平
以此傳爲學脉此處信得及所謂但得本莫愁末
何事不了古人言不思善不思惡恁麼時是本來
面目即此意也問生每日亦有不思善不思惡時
如何先生曰此此本命元辰能不失此即謂之執中
余嘗言意必固我旣無之後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最當體會

先生曰易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此中爲正位人於晝而無思夜而無夢時最可體驗得此欛柄入手則超形越數外無繫而中得止所謂思不出其位也

問古有常惺惺法今當依此用功耶抑不必耶先生曰原自惺惺不是做出惺惺原無惺惺不必丢却惺惺

問夢寐紛紜不得寧一却如何先生曰旣知是夢

他做甚麼昔一童子夢中得餅醒來索之不得呱呱而泣見者豈不失笑大衆豁然

問止至善是無善無惡之善未知是否先生曰明明德巳是悟無善無惡之體止至善又以此解之是疊牀架屋之言决無此理只以大學解大學便自明白至善是絕好處所止是安頓之意如邦畿千里是百姓安頓至善處丘隅是黃鳥安頓至善處仁孝敬慈信是學者安頓至善處悟後之人安身立命得此歸宿方是好結果近世一種談無礙

禪者一知半解自謂透脫至其立身行已一無可
觀畢竟何益此正小人而無忌憚者先師有言道
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又言不在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語意痛切可
爲深省
問師晃見一章先生曰聖人平日以道體直截示
人莫踰此章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因有此一問
遂直示之曰道也及階道也及席道也坐道也與
之言階言席言某在斯某在斯皆道也子張之問

聖人之答無非道也是道也人人有之人人行之人人不自知不自信向外尋求愈遠愈迷愈難愈悖陽明先生詩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此之謂也記得大戴禮中公語孔子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公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楊敬仲謂自有載籍以來未有發明大道平易明白如此者正與此章同

問曾子聞一貫之道如何以忠恕當之先生曰忠恕是門人日所服習但習而不察以爲此外更有

道也曾子悟後直舉此示之所謂信手拈來頭頭
是道然非憤悱之人驟而語之眞成說夢余友邵
敬吾齋中閒步聞論此不覺洞然因曰此非玄語
即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得夫子之道揮扇
而已矣也得衆有省

問耳順先生曰吾人只爲分別心重聞人之言便
有順逆先師到六十時是非分別之心消融已盡
其於聽言如月之臨池風之過樹順尚無有何況
於逆此聖人化境未易以思議測也

先生曰余友李冲涵嘗言不知而作即詩所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上等事聖人遜而不居只以多聞多見擇而識之自處雖曰知之次然其所謂知者正知此不知者耳實非有二學也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

問學貴貧於不知知者人所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覩其自謂無知可見先生曰學道門中難着分別纔有所偏便成窠臼余友王二峯嘗論此章若曰以吾爲有知乎哉抑無知也耶有無雙遣獨

持一空空之心以應鄙夫此所以爲聖人
問先天後天先生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一落思
爲便是後天境界昔一僧雪中下山失足將墮得
伽藍神以手托之因大愧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
神覻破故知此向上一着是鬼神覻不破之機生
死不相干之路
問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何以爲
中庸先生曰君子知率性之爲道而修之故無時
而不中小人率性而已自以爲中庸而無復忌憚

此正如近世之談無礙禪者
先生曰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謂善爲性則可謂
性爲善則舉一而廢百矣
問尊德性先生曰人之德性廣大高明纔有纖毫
便覺不相似此之謂自褻非尊德性也
先生曰大學中庸皆從禮記中摘出雖不數數言
禮其實皆禮之髓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道之
統體其實在禮儀威儀上見得故功夫至精至大
總歸於敦厚以崇禮而已孔門獨顏子爲好學然

舍博文約禮便無學問

先生曰今人攀緣心熟非湊泊一事無過活處象山先生比之猢猻失却樹良然又嘗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問儒釋同異先生曰内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豈復有加然其教自是與方之俗決不可施於中國蘇子由有言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不可一日無禮法知禮法而不知道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㵎飲而心存至

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超數越形而反一無跡何至甘爲無用之學哉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八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九

明德堂答問

萬曆丁酉予受學於復所楊師師謂予曰先師子羅子之將至金陵也嘗知焦子弱侯具大力異日必弘斯道也予於是景仰焦先生若山斗然廼先生官翰苑侍講　東宮請見無繇歲戊戌先生翩然南歸予獲聞緒論如飲甘露比載法海紀聞中癸卯秋予郡以歲會敦請先生先生不鄙而辱臨之因得侍側者浹旬日先生發

揮朗暢諸友各厭所聞以去且爲紀録以傳矣丙午諸友復會金陵就子羅子之祠舉所見而就正焉先生精神煥發視疇昔更倍聞者歡喜踴躍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盡也予追憶楊師所云弘道語可謂不虛而子羅子臨之在上又不知其樂當何如矣友人程渾之氏謂聞先生教宜識不忘而以屬予乃爲述其什一如此且以請裁於先生云

萬曆丙午秋新安晚學佘永寧書

問學以明明德爲宗然堯之克明峻德與文王之克明德還有優劣否先生曰克明峻德即是克明德有何優劣隨又曰此明德且莫推在堯文身上吾人當下原自具足堯文不增吾人不減只今大家當商量明德却如何明這便是功夫友問何以明之先生曰明德本明自家莫作障礙

問曰吾人本與堯舜文王一般却不肯直下承當何也先生曰總是未開眼故顏淵陋巷簍人子耳却敢與古帝王作對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此非勉強之言緣他一眼看破便能毅然承當今學道者須如顏子具眼始得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仁即我我即仁雖欲違之而不得也顏子潛心日久信得通身是仁一日如是三月如是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有信有不信信不及者仁自仁我自我仁自此遠矣其實仁未嘗違也孔子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古之論者必以三月為節其不謀而同如此

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先生曰此說大可參看仁者人也君子去仁惡乎成人仁也者不可須臾去也終食之間仁體具足慈湖先生言即此舉筋之間皆仁也豈惟終食即造次顛沛何莫非仁於此信得及君子事畢若以爲功夫施於終食已難況造次顛沛倏然而至譬之迅雷不及掩耳却於何處着力以此知君子無造次顛沛違仁者仁原無造次顛沛違君子也故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問信不及者將柰何先生曰此事全在乎智信不及者智不及也孔子云智及之慧眼一開自能徹始徹終一得永得顏子擇中庸正是智及之此其所以服膺弗失

先生曰信者實有諸己之謂吾人果能信得及則實有諸己矣此信一眞美大聖神相因而至信如舉子登第出身美大聖神則累資而升自階極品未信而希聖神如未出身而覬高位此必不得之數也所以一信最難

問曰心性還有分別否先生曰心性原無分別然既有此二字要說分別亦得古人謂性如水心如波又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先生曰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可見欲知性者須自盡其心請問諸君此心如何而盡衆默然一友啓曰敢請先生大爲開示先生曰一切種種心一時頓盡心無其心性體自現然則何謂存心養性先生曰常常如是盡心便是存養衆皆躍然

先生曰學道人不可當面錯過須要當體受用方好宋朱希眞作東方智士說甚佳大意謂有富人家業極饒所蓄甚備一日遠遊思得一能者總持之因托諸東方智士曰吾家藏備矣君爲我守任君享用不妨智士領諾富人行智士縱觀其家無不滿意惟厠卑不稱輒新之反復經營踰年未畢而富人還矣問智士大享用否對曰君家所翫甚都柰何厠不稱乎吾故盡力新之功未告成詎期君至富人笑曰君智士也吾以種種待君君自不

享用而秪營廁爲噫世之談學者莫不口尋智然
華物備而不自樂秪以播弄精魂此則東方士之
營廁者也在坐皆悚然
一友問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此何說也先生曰無
念而念業果宛然念而無念眞性湛然此內典語
也匪特內典舜無爲而治禹行其所無事即是此
理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古之聖人皆以無
爲法學者未窺此義多于有處尋求所以失之故
云但願空諸所有愼無實諸所無

問誠先生曰誠者天之道也纔著思勉便不得友曰然則易謂擇善固執先生曰天道本誠求其誠者而誠之便是擇善善本無執執而無執便是固執其友有省

問曰學問重知知之不得將奈何先生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是誰不知又是誰都是知有甚麼不得其友豁然

問爲學功夫先生曰要立志友曰立何志先生曰立必爲聖人之志聖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吾亦欲

明明德于天下如此發願方是立聖人之志此志一真一切是非毀譽都不在念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不可奪見志真匹夫而爲百世師見志立其友起謝

問與物同體之義某既知之矣然遇人有不是處不能不怒一體之義安在先生曰此須用功夫昔羅先生語一友云子之面貌嚴冷何以接人友曰面貌自天生豈可改移先生曰夫子不云色思温乎其人聞之忿心不覺釋然先生之善誨人如此

一友曰昨見應舉友人謂某年高冒暑來此何爲予詰之曰兄冒暑來此何爲曰爲應舉予曰兄欲做舉人尚爾冒暑來此却不容他做聖人的來也其友語塞先生曰舉人由人故曰人爵聖人由已故曰良貴由人甚難由己甚易易者不爲而難者爭爲之末之思耳雖然舉人信得過便是聖人聖人亦不妨中舉人也只要大處明耳

先生曰予門人陳九經鹽城高士也耿師校士江北首拔之重其行誼歲大比禮聘應試陳至期遜

延不入予怪而問之對曰某家世謹朴敦厚自叔
斗南登高第家風遂衰此非吾叔意人心不一憑
藉恣肆有浸漬而不自覺者有識方爲抱恨某不
敏敢助其瀾而揚其波耶聞者無不歎服此雖非
通論然今人未易有此卓見也

先生曰昔徐公九思令句容將下車聞吏民以爺
呼之悚然思曰民以我爲爺我不以民爲子非民
父母也柰何靦然居民上乎遂矢志以循良自勵
見後園隙地募民闢之墾土鑿池畜養種植甫半

載所蓄漸裕上司供具悉取辦于園中更時出所有以賑貧乏嘗畫菜於壁題曰爲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爲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莅任九載恩澤深矣巡按御史以其異已竟被劾時公道在朝銓部見之撫膺歎曰有此縣官而見劾御史之爲人可知矣卒黜御史留徐公徐公一感動于民言而卒酬其志若此志聖學者幸無自負

一友言博學之須在自巳身上博方是學問舍自身而言博學非眞學也先生曰我爲君作一轉語

自巳身上却如何搏如視聽言動有非一端却思視者誰聽者誰言動者誰此博也一旦豁然得其肯綮非約而何其友應曰如此博學便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巳先生笑曰禮在何處約歸何處如魚飲水冷煖自知

問求仁先生曰仁無不在不可執一求之然却不在遠卽其能求處便是子夏亦聖門善求仁者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先生曰所謂一切現成都是道者不過是箇端全

在當人知得知皆擴而充之矣若不眞眞知得只成一句死語定復何用問如何是端如何是知皆擴而充之先生曰孟子爲人不識眞心直以其易知者指箇端倪若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如乍見孺子入井便現出來那曾有內交要譽惡其聲等事然不過此心之一端耳人能因此一端隨在體驗乃知此心處處皆是不但見孺子是他嘑爾而與不受也是他蹴爾而與不屑也是他不受爾汝不忘溝壑皆是他築着磕着何處不是所謂知皆

擴而充之也大衆躍然

先生曰孟子示人極是簡易如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如何見得只看徐行後長者便是弟疾行先長者便是不弟徐行有何難堯舜雖聖人遇長者也只這等徐行豈別有奇特人人可徐行人人可孝弟便人人可為堯舜堯舜豈難為哉

先生曰今人勞勞攘攘似件件都欠缺的一般豈知性中無所不有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我實備之我不能受用却逐逐然向外尋求此所謂

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果能囘光反照瞥地一下見得現現成成原無虧欠是大小快活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問曰大人之學聞者自謂巳明矣然往往見其多過舉何也先生曰還是未明明此者應自分曉君子自是時中小人則無忌憚關尹子不云乎道雖虎變事則鱉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先生曰近于五更睡醒時覺萬籟俱寂獨此知在耳因思萬形有遷改而此知不滅郎楞嚴波斯匿

王論見恒河性也乃或流浪轉徙自失其本心豈不哀哉

先生曰近來看莊子有數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蓋道之渾淪無所不統又須有分辨始得蒙莊世稱曠達者其言斟酌乃爾

先生曰韓退之言浮屠一死生解外膠其為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耆審爾則顏氏之境界也顧以為非而排之其顛倒乃爾退之所見不

逮李習之復性書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等議論近世儒者未有也習之作此書年二十九自言志於道者四年益其潛心久矣

問鄉原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同流合汙以媚小人所以見惡於聖人先生曰君子小人決無兼悅之理李漸菴先生言眞忠信廉潔非具眼者不知而其似者常足以動俗鄉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

潔且其同流合汙處也後世知道者少不幸殺其
習而不悟則莊生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
害可勝言哉

問傳言道義由師友有之然不能常聚奈何先生
曰學之成者離師輔而不反此豈易到然亦顧其
志何如耳關尹子嘗言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
聖人師衆人何必聖人苟有此志塗之人皆師也

友問佛氏之道與吾道不同於何處分別先生曰
道是吾自有之物只須宣尼與瞿曇道破耳非聖

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氐爲儒佛辨者如童子與鄰人之子各詫其家之月曰爾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爾我天無二月

問仲尼不爲巳甚何也先生曰聖人事親無異行居鄉無異稱立朝無異節何也安於禮也矯者始出於禮而爲異出於禮非聖人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先生曰心齋先生以修身爲格物故其學獨重立本是時談良知間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掇爲

功甚大故陽明門人先生最得力其後徐波石趙大洲羅近溪楊復所諸公皆自此出至今流播海內火傳而無盡葢其人不由文字超悟於魚鹽之中可謂曠代之偉人

先生曰國朝以道術著者不少至能世其學者心齋之子東崖爾石之子兩湖二家而已東崖和粹透脫以興起斯文爲巳任其氣魄力量又非兩湖所可及泰州更有樵者朱樂齋光信陶者韓樂吾貞事行見耿師所爲傳中皆奇士也

先生曰古人論學道功夫亦已詳盡若非反求諸心出入口耳問定復何益漸庵先生言呂涇野馬谿田嘗遇吳孝廉於塗聞其康齋弟子也禮致之問以危微精一之義孝廉請二公言之二公各舉舊聞以對孝廉不謂善也歎曰如何還未體驗竟無他言而別二公頗輕之意其無有也後數年巡撫延谿田修通志於省城方諸生分撰焉獨居山寺靜黙中倏然悟曰此吳先生所謂體驗者耶馬自此即若有得繇此觀之人於擾擾中誤却一生

者多矣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十九